

# 章公祖师故乡村民愿合理补偿

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又有新进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驳回中国福建村民向荷兰藏家追讨章公祖师像的起诉后，近日，荷兰藏家奥斯卡·范奥维利姆又表示，愿意通过协商谈判，促成佛像早日回到福建省三明市阳春村普照堂。

福建村民表示，希望荷兰收藏家能够尽快兑现承诺，村民们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进行合理补偿。

## 事件 “章公祖师”被盗 村民跨国追索

章公祖师俗名章七三，北宋年间圆寂后被塑成金身佛像，供奉在大田县吴山乡阳春村和东埔村共同拥有的普照堂内。因其真身四肢和身首俱全，因而又被称为“章公六全祖师”。

1995年12月，“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被当地村民发现遭人盗窃，村民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坐佛去向一直下落不明。

2015年3月，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一尊肉身佛像，引起阳春村和东埔村关注。村民认为该尊佛像即为被盗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福建省文物部门也称已初步确认展出的“肉身坐佛”即为二十年前被盗的章公祖师像，而该佛像的荷兰藏家范奥维利姆随即撤展。据报道，此后的归还谈判中，范奥维利姆提出了福建村民无法接受的条件。

2015年底和2016年11月，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先后在中国福建省和荷兰提起追索诉讼。

2015年11月，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委员会代表全体村民授权荷兰律师团队进行“章公祖师”肉身坐佛的追索诉讼，并在中国和荷兰两国进行诉讼。

在荷兰，2016年5月底，两村的村民委员会委托荷兰律师团向荷兰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法庭判决荷兰藏家范奥维利姆将其所持“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归还普照堂。2017年7月14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就该案举行了首场听证会。原告方由福建村民委托的代理律师团出席，被告方范奥维利姆本人随辩护律师一同出席了听证会。法院没有当庭裁决。

在国内，2018年7月26日和10月12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法庭围绕原告诉请标的物与被告持有、展览的肉身坐佛是否为同一物，被告持有肉身坐佛的取得经过、展出情况、目前状况，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Rechtbank 地区法院诉讼情况，该案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等展开调查。双方当事人根据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展开充分辩论。庭审最后，双方当事人均表达了调解意愿，法庭在庭后组织了调解。

## 进展 法院驳回诉求 我方称不放弃

据新华社报道，2018年12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以“不清楚中国的村民委员会是否有权提起法律诉讼”为由，驳回中国福建村民向荷兰藏家追讨章公祖师像的起诉。范奥维利姆上周告诉新华社记者：“这个判决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我知道这实际上是个得不偿失的胜利。说到底，我在这场诉讼中没什么可赢，充其量是少输一点。”

他说：“我已经被说成是一个不择手段、冷酷无情的人，间接地从中国偷了一尊佛像，拒绝归还，或是向村民漫天要价。这些与事实不符的说法影响了我的名誉、生活和事业。被剥夺了佛像的伤心村民与‘自私冷血的西方藏家’对簿公堂，这样的形象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范奥维利姆继续坚称他已不再持有佛像，且拒绝透露他所说的目前持有佛像的“第三方”身份，同时又表示“第三方”也愿意归还佛像。他说：“我唯一的目的是再次确认、说服并帮助现在的持有者达成可操作的协议，让佛像尽快回到中国。”但是，他没说明“可操作的协议”具体所指。

针对范奥维利姆的表态，普照堂文物保护协会会长、阳春村前任村支书林开望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代表村民回应，章公祖师像世代为阳春村和东埔村村民集体供奉，寄托和承载着村民们深厚的情感，意义非同一般。所有村民都热切期待章公祖师像早日回归故里。

林开望同时指出，范奥维利姆早在2015年就声称愿意归还章公祖师像，随后又说要归还给与之毫无关系的机构，还提出多项无关条件和巨额补偿要求，让满怀期待的村民们非常失望。村民希望范奥维利姆这次尽快兑现承诺，不要提出无理要求。否则，他们将坚持上诉不放弃。

## 村民 佛像是情感寄托 可合理补偿

阳春村村民代表林文青说，“章公祖师”被盗后，他们曾多方寻找，村民们都很伤心，毕竟那是千百年来情感寄托。对于荷兰收藏家表示愿意通过协商谈判促成佛像回到普照堂的消息，他们已经知道了荷兰收藏家的表态，这说明对方考虑到了村民的情感诉求，村民们都很高兴。但是毕竟现在还没有看到书面协议，所以下一步要怎么做，还要等待。

林文青说，村民们也希望荷兰收藏家能够知道，阳春只是福建的一个贫困小山村，村民们有的只是祖祖辈辈千百年来对“章公祖师”的情感和寄托。如果对方愿意归还，村民愿意进行合理的补偿，毕竟对方保管了那么长时间，也进行过修理，产生了费用。“我们只是一个小山村，拿不出很多钱，但我们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进行补偿。现在村民们迫切希望‘章公祖师’能够早日回到阳春。”

## 律师 不赞成买回 望对方明确表态

日前，记者采访了该案律师团成员刘洋律师。

对荷兰收藏家称愿意通过谈判协商归还章公祖师像的消息，刘洋表示，他们对荷兰收藏家的表态表示能接受，但也要看对方的附带条件和诚意。对方有归还的意愿是一件好事，但是希望对方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样也有利于明确下一步我们该如何操作这件事，比如物质上、精神上，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所能，让他得到应有的尊重。”

针对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驳回村民起诉的理由是“不清楚中国的村民委员会是否有权提起法律诉讼”的问题，刘洋表示，他认为荷兰法官在适用法律上有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国际司法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当事人的出生地原则，当事人在出生地有诉讼资格，到了属地法院也就有了诉讼资格。刘洋律师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考量，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都不应该驳回起诉。

据新华社报道，此前荷兰收藏家曾提出巨额补偿要求，对此，刘洋表示，律师团并不赞成外界所称的“通过金钱买回来”的说法。“我们可以在能力承受范围内，对他进行补偿，他当时毕竟也花了成本，但补偿跟买卖是两回事，可以补偿，但不能买，这是我们一个既定原则。”

刘洋表示，在该案中，他们也要尊重村民的意愿，以村民利益为重，对村民来说，不管用什么方式，把章公祖师像请回来才是最重要的。

本报综合消息



1月2日拍摄的长沙市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无人机拍摄)。一场雨雪过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银装素裹，美景如画，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览观光。新华社记者 李尔 摄

## 夫妇开大货车进藏身亡 好友痛陈内情

201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河北邢台市临西县老官寨倪庄村正经历一场特殊的告别。5天前，该村村民倪万辉及其妻子在开大货车前往西藏送货途中，不幸因缺氧身亡。1月1日是两人出殡的日子。亲朋好友、乡里乡亲，以及许许多多奔波在各地的大货车司机，相约而来，希望能送两人最后一程。作为第一个发现夫妇俩失联并拨打电话报警的人，李艳明对好友的离世，充满了遗憾和难过。常年往返祖国各地的他们，不仅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所面临的焦虑、危险也大致相同。据他介绍，倪万辉前几年曾多次往返青藏公路，均一路平安。他怀疑此次之所以发生意外，可能是因为两人在路上出现了高原反应。

### 出门就得几个月 不敢轻易道归期

与倪万辉同为大货车司机的李艳明，是夫妇俩的好友，也是最早发现倪万辉失联并报警求助的人。李艳明介绍，自己就住在倪万辉家邻村，自从开始开大货车，两个人就经常一起拉货一起寻找货源，“我今年35岁，开大货车已经开了19年。小辉比我晚个四五年，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已经在开车了，小辉还在‘跟车’，就是跟着各个司机学。”

在李艳明的印象里，倪万辉是个靠谱、讲义气的人，“做朋友很好”。他介绍，由于老家就业机会有限，做一名大货车司机已经成为大多数男青年成年后主要的谋生方式，“差不多80%的年轻人都在开大货车。”

在所有大货车司机中，尤以长途运输最为辛苦。“现在老家大部分司机都是跑一天一趟的短途，像我和小辉这样车比较新的，才会考虑跑长途，想着能多赚点钱。”他介绍，他和倪万辉最常往返在西藏、新疆、四川、重庆、广东等地之间。漫长的距离，使得他们每次出门都要按月计算。和倪万辉一样，李艳明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的出行安全一直牵挂着家里每个人的心。“出门前从来不敢跟孩子说爸爸啥时候会回来，因为说不准，都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

### 贷款买车跑长途 货源都靠自己找

李艳明说，自己和倪万辉都没有专职工作的物流公司，每次运什么、往哪运，都得靠自己联系。为了方便大家交流信息，“像是哪最近有货啊，哪儿运费高之类的”，他们还专门设立了微信群。但货源的杂乱使得他们并非每一次都能结伴出行，“有时候就自己走，有时候遇到了就大家一起出发。”

促使他们每次鼓足勇气离开家人、踏上长

途的，是长途运输相对较高的运费。“像往返西藏和四川的话，主要就是运百货。干得好的话，一个月大概能挣3万，平常可能就2万多。”但这并不全是他们的收入，为了买辆足以支持长距离运输的货车，他们每个月需要支付1万多的分期付款，“算上路上其他花费，到手最多也就1万吧。”

### 电话不通有蹊跷 好友报警憾已迟

李艳明介绍，过去两年倪万辉和自己都曾多次往返青藏公路，“出事这次是他2018年第一次开青藏线，也是他老婆第一次上青藏。”他介绍，一般上高原时，司机们都不会带老婆，“因为青藏线特别苦，所以一般不带；想去南方有些省份的时候，就会带上老婆，两个人彼此有个照应。”据他回忆，26日晚8点40分左右，自己曾与倪万辉打过一通电话。电话大概持续了一分多钟，倪万辉那边一切正常，说是在五道梁吃饭，休息一晚后会继续出发，预计第二天就能抵达拉萨。彼时李艳明也正在驾车前往拉萨，两人还约好次日在拉萨集合。

“27日早上8点多，我又打了一次电话，打不通，当时我还没有他老婆的手机号，专门又问了其他朋友。10点多，又给他老婆打了电话，也是关机。”熟悉青藏公路的李艳明顿时悬起了心。

他说，青藏公路上缺氧是常有的事，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相比之下，高原反应却是谁也无法预料的意外。“我们有个群，会随时更新路况什么的。去年6月份，群里有网友发消息说，那曲附近有一辆车失联了，正好我当时经过那曲，就去帮忙找。找到时，司机因为出现高原反应已经‘睡’了过去，我和两个分别来自陕西、甘肃的同行，赶紧把人救了下来。再迟一点，可能人也没了。”因此，李艳明第一时间打电话报了警，寻求帮助。遗憾的是，下午1点多，青海曲麻莱县五道梁派出所民警在省道找到倪万辉夫妇时，两人已因严重缺氧、体温过低死亡。“车里肯定都备了氧气，估计是出现了高原反应，吸氧没能缓解。”

在倪万辉曾经活跃过的快手平台上，“别带弟妹去西藏了，赶紧回家吧”“来生不要再开大货车了”“没有结清运费的请自觉结一下，家里孩子还要生活”是粉丝们评论最多的内容。刚刚过了11岁生日没多久的大儿子，穿着孝服在父母跟前守了许久，而年仅两岁的弟弟根本不知道眼前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8年12月31日，邢台市发布通报称，从2019年1月开始，当地民政部门将把两个遗孤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每人每月享受700元生活保障，直至年满18岁。 本报综合消息